

## 庄耳坪

□ 王辉

丹心昭日月，忠魂一缕萦萦依故土；英名垂千古，正气无量浩满中华。为了让下一代吃上大米饭，冲啊！初识庄耳坪，源于多年前从桑植革命斗争文史资料上，看到贺龙含泪为庄耳坪战斗牺牲的贺桂如、陈宗瑜等烈士撰写的挽联以及烈士们牺牲前的呐喊。每每诵读起来，那种慷慨悲烈、英勇无畏的战斗场景就直击脑海，让人心潮澎湃。

庄耳坪，在桑植县与湖北省鹤峰县交界的深山深处，地势险要，千峰万壑，重崖叠嶂，是湘鄂边界的重要隘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心里总惦念那片红色热土。深秋的一天，我专程登临庄耳坪山巅，来到纪念碑前回首默哀，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祭奠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行至山巅，极目远眺，发现这里海拔不低一千多米，山高树大林密，终日云雾缭绕，飞瀑流泉众多，走兽出没林间，鸟虫飞鸣深涧，空气清新怡人。风悠悠空谷来兮，雾蒙蒙深涧生烟，俯瞰云海波涛翻滚，远望群山起伏，胸中荡漾着攀登的快感。当我张开双臂，让微风拂过，闭上眼睛，默默回想，似乎感觉到空气中，飘着一丝若即若离的硝烟味，耳朵里隐约传来阵阵枪炮声。我想，这应该都是那段烽火狼烟的历史岁月中穿越而来的吧。

离开纪念碑，沿着陡峭山脊开辟的简易小路，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攀爬，一路仔细寻觅着那些曾经战斗过的痕迹。越过高高低低的小山岗，穿过密密匝匝的小树林，我好不容易来到土地垭战斗遗迹前。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尽收眼底，如果不了解桑植革命斗争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战斗。但除了浅浅的战壕依稀可见外，其他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河水中了。

但无论光阴如何变幻，烈士的英魂依旧在这里，革命的精神依旧在这里。如果仔细感受，你会发现，那场决定红四军生死存亡的战斗好像就发生在眼前，冲锋声、枪炮声还在大山里回荡。

我置身在战壕前，伫立徘徊，久久不肯离去，希冀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和无数革命先烈们进行穿越时空触及灵魂深处的对话。时间回溯到1929年10月初，常德、慈利、永顺、石门反动团防两万多官兵分几路，逼进桑植，妄图将桑植起义发展起来的红四军扼杀在摇篮之中。湘西前委决定红四军撤出桑植城和洪家关，到湖北宣恩一带开展游击作战。红四军这次撤退不直接到达目的地，而是采取逐段退却的策略，与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走，以便不断探索敌人的动静。

当日，红四军转移到内半坡、庄耳坪一带。由于侦察失误，仓促接应一支红军小部队，延误了行动时间，红四军在庄耳坪大槽岭土地垭遭到敌人袭击。

那天细雨霏霏，云雾蒙蒙。红军战士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失利，大部队受困，红四军面临生死存亡。为了杀开一条血路，掩护部队突围，红一团团长贺桂如和红四团长陈宗瑜率领两团人马连续发起多次冲锋，终因敌人火力太猛，又占据有利地形，没有成功。贺桂如和陈宗瑜商议后，决定从左右两侧对敌展开攻击。贺桂如带领战士攀援而上，端掉了敌人的几个机枪点。

就在贺桂如和战士们继续向前冲时，敌人的机枪又疯狂地吼叫起来，冲在前面的战士相继倒下。贺桂如气得红了眼，左手一挥，大喊一声，奋力跃上土台，扔出几颗手榴弹，炸掉了正面敌人的机枪点。万万没有想到，侧面敌人的两个机枪点还没有被摧毁，突然一串子弹横扫过来，贺桂如身中七弹，血流全身，光荣牺牲，年仅33岁。不久，从右侧进攻的陈宗瑜团长也壮烈牺牲。随后，贺龙亲自率领部队在大槽岭上反复争夺，最后部队突出重围，经碑垭向桑植边界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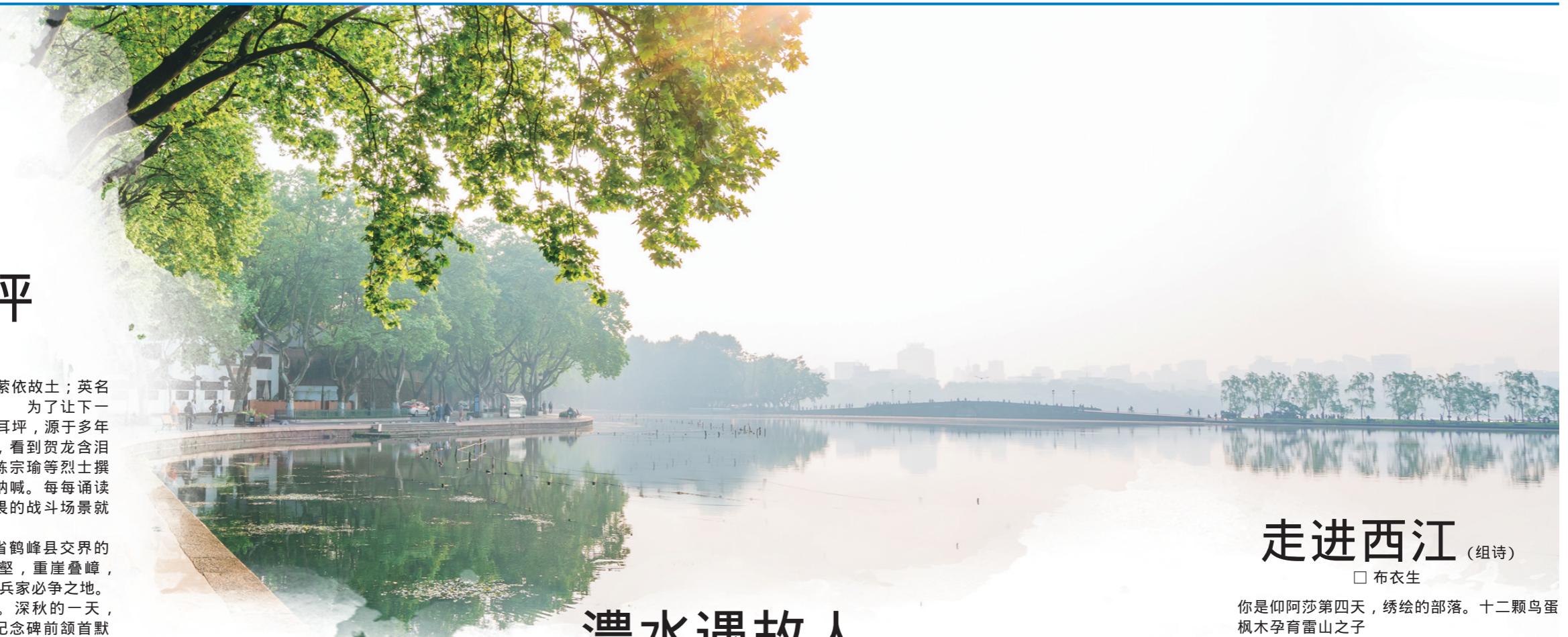
这次战斗，红四军牺牲了两位团长，伤亡四百余人，蒙受了重大损失。当贺龙得知贺桂如、陈宗瑜为国捐躯的噩耗时，这位身经百战的湘西汉子，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回顾着一百年前的战斗场面，我深深感受到革命的残酷与艰难，胜利来之不易啊。此时此刻，夜幕开始降临，抬头远望，残阳在群山尽头露出了半边脸。夕阳西下，发射出一道道殷红灿烂的光柱，像火光一样燃烧着庄耳坪的山山岭岭，像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一样染红了高山大地。

云海苍苍，大山茫茫。红军精神，山高水长。缅怀一百多年前的时光，那些纵横捭阖的红军和引领历史的先烈，在这里所书写出的宏大的史诗，奏响的绝唱，一直没有失去光辉，影响着后人的脚步。这些无数先烈对革命执着的追求和坚强的信念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今天，我有幸亲临庄耳坪战斗遗址，置身于昔日金戈铁马、喇叭声咽的雄关漫道，看到了残阳如血的壮丽景色，让我重温了红色历史记忆，领悟了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领悟到了如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哲理，从中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今天，我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庄耳坪。大山巍峨，大美不言。我对这里有了更深的挚恋，庄耳坪是一处值得珍藏的精神圣地。



## 澧水遇故人

□ 宋伯胜

家住南庄坪，离澧水较近。每天，我会到河堤上走走看看：锻炼锻炼身体，观赏观赏风景，总想遇见故人。

说到锻炼，与一份体检报告有关，那报告真的骇人。除了身高变矮其它都高，特别是血糖、血脂、血压。老婆性急，见血就晕。她埋怨说：你不怕鬼我怕鬼，还不赶紧锻炼去。

老婆说得有理，毕竟，锻炼身体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从小区到澧水需穿过十字路口，再向前几百米便可登上河堤。这堤顺澧水而建，原先是田坎、田园，视野开阔。随山城扩建将它埋没在高楼中间，也是这高楼的反作用，又将河堤推上了前台，逐步成为中心地段。这里堤上有树，树下有路，路旁有灯，灯下有水，水上也有船，被当地人称为“澧水风光带”。如果说，穿城而过的澧水是一条腰带，那么，这堤就是腰带上的花边。

水有多长，堤有多远。我在河堤上锻炼，只选择其中一段。这段河堤位于红壁岩与木笼滩电站之间，因电站蓄水形成一段河面。山水之城，堤也很美。它在原来的堤上加固加高，垒成梯形三级台面。顶层铺工字石条，旁边用石柱、石板砌成栏杆，修成露天长廊，用来跑步或散步。二层由老河坎改造而成，因年长月久，泥沙中长满古樟和垂柳，人们在古树下用鹅卵石铺成林荫小道，旁边栽花种草，将其多余地段硬化，摆上石桌、石椅及健身器材，供健身备用。底层与澧水平行，护坡上的台

阶与水连接，披面用六边形石块，近看如水纹，远看似龟壳。除了汛期，主要用来洗衣、钓鱼。站在类似城楼的露天栏杆上，望蓝天白云，看涛涛澧水，不由得使人想起长城。虽时过境迁，但意义深远：长城是用来抵御敌人的，而这条堤是用来提高幸福指数的。

或许是水的原故，生命有了源头。于是，人在这安家，鸟在这安家，花草树木也在这安家。因为家在这里，河堤上有人跑步，古树下有人健身，芦苇边有人钓鱼，岩板上有人捶衣。一切的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温馨。若是夜晚，华灯初照，这里会变成灯的海洋。那灯，映在天上像晚霞，映在屋上像金珀，映在水上像流星。好一座热闹又安静地旅游新城。

我的习惯是早晨跑步，晚上散步。如此，身体产生依赖。久而久之，如哪天没锻炼，全身不自在。众所周知，跑步、散步是有氧运动，而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缺的就是这个东西。没它，相当于变天时浮出水面的鱼儿，张着大嘴不停地呼吸，这对身体有害无益。

有天黄昏，我正在河边欣赏夜景，突然觉得身边有人，扭着一看：这不是失联多年的胡君吗？他见我发问，又惊又喜。他说：我悄悄地观察好久了，就是不敢冒然确认，离别四十年，岁月把我们雕成古董了。

不得不说，城市虽小，若不是有意安排，遇到故人也是需要缘分的。

自乡里工作分别后，我调到别的区

县，与他如两条平行线始终未能交叉。那时的胡君大学刚毕业，长着一张娃娃脸，又在谈恋爱，无论工作和生活都像发情的小毛驴“嗷嗷”叫。据说，他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女儿定居北京，自己退休时也享受不错的待遇。

胡君说：其他都行，就是身体不行。你看我，前几年得了脑梗，嘴巴歪起的，腿杆拖起的，连手指关节都伸不直了。在交谈中，我得知他的身心压力并不轻松。女儿在北京买房，仅首付就花了三百多万。要不是老房子拆迁，他早搬了。

胡君说：我本想住北京，好满足一下虚荣心。没想到压力这么大，急出一身病。真是的，田莫和粪争，人莫和命争。

曾经少年，如今老年。他做了外公，我做了爷爷。四十年没见面，等到见面那一天，谁知黄土在召唤！

有人问，什么叫退休？就是从岗位上退下来休息。除了玩，其它都叫不务正业。这是我遇到故人的一点心得。

胡君从建设部门退休，对这段河堤充满感情，留有余温。他说：往后余生就靠这河堤延长生命，只要能好好走路，就知足了。

胡君的话我懂，趁时光未尽，做一回自己。什么是幸福？梁晓声《雪尘》的主题歌是这么唱的：天晴了戴草帽，下雪了穿棉袄。

自乡里工作分别后，我调到别的区

## 走进西江（组诗）

□ 布衣生

你是仰阿莎第四天，绣绘的部落。十二颗鸟蛋

枫木孕育雷山之子

蝴蝶是你的精灵

五彩斑斓注定是你的多姿

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化茧成蝶

你是跌落凡尘的星星

专门在夜间

点亮人间的烟火

那些远道而来的灵魂啊

在持灯使者的牵引下

一步步逼近黑暗的细节

诗歌，透过清爽的风

吹进房间

在万家灯火的夜间，释放孤独

面对偷窃来的诗集

学着读诗，与西江苗寨的夜晚对视

灯火通明。来来回回

寻找失落的影子

纯粹荔波

绿宝石镶嵌的地方

河面幽幽，绿波粼粼

满目飞泉，满耳淙淙

响水河上，六十八级瀑布迢迢快活

绿色里，迸发出来的翠谷瀑布

入涵碧潭，戏鸳鸯湖，穿石上森林

拉萨瀑布濯洗大地的晦涩

卧龙潭下，伯牙子期在此相遇

水上森林

没有了白水河的堕落与消殒

七孔桥的传说拥水而眠

做个与女儿一样纯粹的梦

滞留在二〇二古村的夜晚

三亭、洛浦、大乡、四方城、

迁陵、迁陆、零陵、保靖

八处民宿掩隐，八户人家穿梭

历史、生活交织，烟火余韵犹存

几度春秋替，一泉暖千年

山间竹林，月下泉水，追忆过往

我曾夜问，流淌了二三五七年的酉水

浮生半日如何超度

一河墨水无语。半山万木无语。

残存的码头，犹如昔日黄花

剩下一口老井守候。洛浦的印记里

汤池依旧，蝉鸣依旧

窗几前的茶具，静静地释放禅意

孩童们的戏水声、欢笑声

唤醒世间沉睡的人们

无愁河上的新神话

竹山乡居，无竹

顽石点缀，散落山涧

山林松涛，轻风微语

无愁河上，无愁

一叶扁舟，在绿水岸边，搁浅

摆渡世间的前尘往事

清晨，垂钓的人们

自在悠然。等候

一轮新的轮回

浪荡汉子，花涧顽童

一个个新的姓氏

在无愁河畔燃起新的炊烟

望仙谷

人们取走山的肋骨

游走四方，贩卖

废墟沟里，剩下大量砂石

在暗夜哭泣

几个在钢筋水泥间

穿梭的年轻人

在一个叫望仙村的地方

伫立，用九十度的虔诚

对着山谷敬立

他们拾起残存的石头

搭起村庄的脊梁

在山沟沟里

勾勒，绘制，重塑

应有的人间烟火

月亮，从山顶升起

照耀悬崖客栈里的事情

水渠环绕山腰

眺望揽月桥上的繁华

油坊、酒坊、酱坊、糖坊

更像一个个守夜人

峡谷、洞穴、小桥、老墙

以及散落的巨石

拼命演绎的故事

却与乡愁似乎越来越远

## 非遗谱（组诗）

□ 周明

犁耙  
当犁耙掉了两颗牙后  
我不得不向他们描述你的一生  
从碳火中出生开始  
命中注定要与泥巴打一辈子交道

可以确认，时间  
不仅仅磨亮了你的牙齿  
还磨亮了你在春天喊出的细小声浪  
我知道，这是你年轻时候的激情四射